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70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龙宝降世

□ 溧水邱祖晖

春节期间,等候一个新生命的降临,是幸福的,也是焦急的。

“已经38周了,怎么还没有动静呢?”“已经39周了,人家38周就生了!”“哎呀,明天就要40周了,本来可以做龙头老大的,现在要变成小弟了!”……

春节前后,每天早上看着女儿挺着大肚子从房间出来,嘴里嘟囔着,一脸无奈,我们在帮腔的同时也给予她安慰:没关系,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,宝宝的表现也不一样,可能他觉得在妈妈肚子里太舒服了,就不想出来了。

“十月怀胎苦甚多,母氏日在病中磨。”妊娠早期的反应,给女儿带来许多不适,呕心呕吐,茶饭不香,浑身乏力。过了反应期既要加强营养又要控制饮食,种种的限制打乱了正常的生活习惯。妊娠中后期每月一次到半个月一次乃至一周一次的产检,也是非常辛苦的。特别是看到女儿每一次要抽四五管血,我们很是心疼。怀孕期间,工作也不能放下,只能挺着大肚子上下班;地铁不能挤了,那就打车,下班后还得做孕妇产操……

眼看着预产期就要到了,小宝贝在腹中稳如泰山。怎么办?听说有孕妇出去吃火锅,晚上回来就发动了,我们也出去吃火锅,刺激刺激他。保持运动,经常锻炼有助于生养,我们就外出散步,参观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。你看看,小宝宝还没有出生就进入了名校!有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宝宝入盆,我们就一起陪着爬楼梯……为了早日见到小宝宝,我们真可谓千方百计,然而这个小东西不怕刺激,禁得住诱惑,“我自岿然不动”,就是不“退房”!

就在这样的等待中,顺产与剖腹产的选择迫在眉睫。好在主管的专家医生及时回归,在一番仔细的检查之后给出了明确的建

议,宝爸与宝妈的意见也达成一致——终止合同,强行退房。我们接到消息后,急忙赶赴医院,为宝妈加油助力,迎接龙宝宝大驾光临。

在手术室外等待时,心情是复杂的,既有即将见到新生命的兴奋与激动,又有对未知情况的担忧和不安;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虽然没有戴手表,墙上也没有挂钟,但我的耳朵里却分明听到秒针一格一格走动的滴答声。我从楼上跑到楼下,又从楼下跑到楼上。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,随即听到的是婴儿响亮的啼哭声,宝宝出来了!我们赶紧围过去,只见手推车里,一个头戴黄色的帽子,身穿黄色的婴儿服的“黄金宝宝”正在闭着眼睛大张着嘴哭着,哭声是那样的响亮,好像是在抗议我们不履行合同,不讲武德。皱皱的小手小脚舞动着,很生气的样子。可惜不等我们细看,护士就把他推走了,不过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

又过了一会,宝妈被护士推到了病房。她的脸上有着如释重负的轻松、初为人母的幸福和手术后的疲惫。看到她平安地出来,我很是欣慰,上去摸了摸她的头,鼻子却无来由地一酸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又赶到医院,小宝宝睡得正香。头发黑黑的,小脸红红的,眉眼开朗,天庭饱满,看着他,我们天然地感到内心的柔软,这感觉很微妙,与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时有所不同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类幼崽,他到哪一天才能长大呢?他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

“他下半夜哭了四五个小时啊!”刚刚挂牌上岗的小爸爸小妈妈满是疲惫地向我们投诉。“嗓门可大了,可能哭了!”护工阿姨也打着哈欠说。

龙宝降世,任重道远。

好,码得整整齐齐放进打包盒里,连着一小包油汪汪的卤子一起递过来。这个卤子可是独家秘方,是各家小店安身立命的关键。很多老饕会在摊主斩好鹅子后,再多要一小包卤子,回去可以烧菜。特别是夏天的时候,燥热闷热,饭菜也没得心思弄,鹅卤子烧冬瓜,方便快捷,味道也是呱呱叫。

斩鹅子的时候,除了鹅颈子和鹅头是与身子搭了卖的,其他的部件都是分开卖。鹅肫、鹅肝、鹅肠、鹅翅膀、鹅脚掌,价钱各不相同。鹅翅鹅掌卖得最贵,鹅肫最便宜,有的摊子上,你买鹅子,会送鹅血给你。逢到送鹅血的,我顶开心,不要花钱的东西,都是好的!

提溜着塑料袋,到家倒上老酒,夹一块鹅肫,蘸点卤汁,咬上一口,唇齿留香。一杯老酒啜完,开始啃鹅头,鹅头被砍成两半,先掏香糯的鹅脑,接着慢慢啃鹅头内外那些筋筋绊绊的肉。有道是“好肉不离骨”,滋味绵长。

等鹅子啃完了,残骸加水炖煮,放点粉丝,再点缀几棵小青菜,下入鹅血,倒入鲜香的卤汁,点几滴辣油,就是“老鹅粉丝汤”,味道真是好极。

镇江的鹅子,既是草根,也是贵族,你在街头巷尾的摊子上能看到它,在星级酒店的宴席上,也能见到它,感觉是那么亲和、自然。

清心悦目的湿润,洁净的六角花瓣缤纷地盛开着,每一朵都具素冷莹润和细碎剔透。楼宇的灯光,星星点点,闪烁在寒夜。路灯,在飞雪中,发出淡淡的光。漫步在素洁的白雪中,心中满满的全是欢喜。这盈满视野的六瓣小精灵,让我的世界变得如此广阔无垠。置身和融入这清灵洁白的世界,自己完全被陶醉了。

回到房间,坐在窗前,手捧一杯香茗,悠然品尝,茶叶轻轻舒展开来。静静地听雪花飘落的声音,那声音极小很轻柔。随着那一缕茶香浸入心底,听雪的心情就会化成一股清新的暖流,让我的心思凝结出一份美好。

总觉得雪是有灵性的,知道有人用了一个整个冬天在等待着她,才如期赴约。总觉得雪是有生命的,雪落的声音是一种生灵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天籁之音,能够读懂这种声音的人,必定是热爱生活,崇尚自然之美的人。

赶在回北方之前,我有幸在南京看雪,看雪的温柔,看雪的热烈,看雪的磅礴。自然,我从雪里看到的,更是未来可期,不负众望。

卖鱼虾的老胡

□ 南京徐廷华

老胡两口子在我们小区农贸市场卖鱼虾有年头了,认识他时,他刚从安徽乡下带着媳妇来南京闯荡,租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户靠墙檐搭起的小屋子里,十分简陋。夫妻俩在菜市场附近摆个摊卖鱼虾,货源是他老乡那里,起早贪黑忙得四脚朝天。那时两口子都年轻。老胡年纪不大,却留着一脸络腮胡,人称他“大胡子”。

我是宁波人,不喜肉食,却钟情鱼虾海鲜,常光顾他的摊点。第一次买他的对虾,他笑着问要多少?

“来一斤吧。”只见他拿起尼龙丝做的网兜勺子,在大盆里一搅,然后顺时针轻轻地一捞,掂了掂,水从网兜里淋下来,虾子在兜里奔上跳下。他又掂了掂,看无水落下了,这才放进塑料袋里,一称一斤多一点。他客气地说:“就算一斤。”成交付钱。他那“掂了掂,又掂了掂”的动作,留给我一个好印象:这个人厚道。

一回生二回熟,时间长了,也就成了朋友,在小区常能碰到。有时他会告诉我新来了点黄鱼、带鱼,有空去拿。买他的鱼虾放心,不会少斤短两。

几年下来,老胡买了辆二手面包车,自己到水产批发市场拉货。夫妻俩仍租住在那个房,此时他有了个五六岁的娃。娃没人带,他从老家把丈母娘接来。夫妻俩仍没日没夜地忙乎着。

我见了他问:“咋不买套房?”他脸上始终堆着笑:“那不急,先把生意做扎实了再说。有辆车多方便,眼面前车比房更重要。”

有一年夏天,天蒙蒙亮,我路过见老胡那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菜市场不远处,借着朦胧路灯正一桶一桶地卸货,周围有几个也是做水产生意的在他这里拿货。他见了我招手:“忙着呢,咱回头见。”

那晚,老胡来我家,他说有件事让我帮他听着点,说娃大了,转眼要上小学,得选个好点的学校。别让孩子以后也像他一样吃没文化的苦。

我嘿嘿笑着:“你大胡子有眼光,这事放心,我会尽力的。”后来我帮他孩子进了所颇有名气的民办小学校,他很感激。

那娃聪明,爱学习,成绩也拔尖。上初中时,我常送去一些教辅书给他。有回大胡子路上遇到我,脸上依旧堆满了笑:“多亏你那么关心咱娃子。下次来,到我的新房看看。前不久刚买了套二手房,正在装修呢。”说着,他指着街对过的一幢西边的二层楼。我望过去,房子采光、朝向都蛮好的。我拍着大胡子:“你这当爸的有担当。”他答道:“是咱们赶上了好光景。”

几十年过去,小胡变老胡,生意做得红火,他在菜市场租了几节柜台,门头挂起了店招:“大胡子海鲜水产”。去菜市场的人,没有不认识这对夫妻的。

特别是大胡子的儿子,长得高高大大,书读多了,文质彬彬,透出几分腼腆,他在一所大学学的是网络工程。毕业前在一家企业实习,人事部门已悄悄跟小伙子说,毕业了哪都不用去,就到这里来。街坊邻居都夸这孩子有出息,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这对老夫妻。

大胡子一家生活在这充满阳光的城市里,看那老胡,经风的脸颊上荡漾着一脸的笑容,那笑意是满满的幸福感,仿佛一个老饕如愿以偿,我也像被分享了美味佳肴。抬头,西天的晚霞映照长空,烧出火一样的橙红的光来,诗一样美丽。

老巷的元宵节夜晚,各色花灯琳琅满目,将这古老巷弄照耀得如同白昼。这时,祖父便会拉着我的手,慢慢地在巷子里转悠,感受那份热闹劲儿。

我怀着满心的好奇,四处张望着。祖父却在一个精巧的兔子花灯前停下。他的眉头微微皱起,似乎在深思着什么,嘴角却又透出一丝愉悦。我忍不住好奇,问道:“爷爷,您在想什么呢?”祖父看向我,笑着说:“这儿有个灯谜,你来试试?”

我从祖父的眼神中看到了鼓励,却还是摇了摇头,心里想,我肯定猜不出来。祖父笑着轻拍了我的头:“猜不出不打紧,重要的是享受这思索的过程。”

那个时候的我,哪里懂得这些,只觉得祖父的话深奥得很。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盏兔子花灯。兔子的眼睛圆溜溜的,眼珠子透出一股机灵劲儿,它分明是在邀请我一起玩呢!祖父瞧见了,笑着摇摇头,将这盏兔子花灯买下,送给了我:“那就等丫头长大了,再陪祖父猜灯谜。”

后来,我随父母搬出了老巷,为成长和工作所累,竟再也没有在元宵夜与祖父一同赏过灯。与祖父见面的机会,也屈指可数。那盏兔子花灯,亦如我的童年,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,不知所踪。

今年元宵,我和几位友人吃锅子,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从前,转到了那些未解的灯谜上。一位朋友感叹道:“其实,我们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谜,需要不断地去猜、去解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”

我心弦一颤,那些和祖父逛灯会的日子,就像一幅被遗忘的画,忽地又在我的眼前展开。

原来,祖父早就将他的人生智慧悄然传授于我。我拿起手机,拨通了祖父的电话:“今晚我想陪您猜灯谜。”

斩个鹅子吃吃

□ 镇江青苇

镇江人把买盐水鹅叫做“斩鹅子”,要是家里没来得及做菜或是突然来了客人,就去熟菜店里“斩点鹅子”,顺便带点鸡爪、猪头肉,回家老酒就喝起来了。

盐水鹅大,如果是自家独酌,那斩四分之一只就行了。老镇江斩鹅子,只去自己认为鹅子做得好的店,几家名气在外的熟菜店,常年要排队,老城区宝塔路与宝盖路交叉的十字路口,有家叫“小邱鸭鹅专卖”的,每天中午和晚上,店门口前都排着好长的队,没有耐心万万不行。丹徒新区农贸市场有家叫“明香盐水鹅”的,他家门口也是常年人头攒动,对面几家熟菜店门可罗雀,要等明香的鹅子卖光了,别人的才能卖得动。他家的鹅子我也吃过,咸香入味、鹅肉绵软有嚼劲,的确不错。

老主顾们往橱窗前一站,大声招呼,老板一抬眼,哟,熟人,立即笑嘻嘻地点头。隔着玻璃,主顾就喊:“带我斩四分之一只前脯。”老板话不多说,麻利地从鹅堆中拎出一只色黄油亮的老鹅,放在圆木墩做成的案板上,一刀从脖颈划下,将老鹅分成两片,再拦腰一分为二,上下两半各叫前脯、后脯。大部分人喜欢买前脯,认为前脯皮薄肉香,但也有人偏爱后脯,因为后脯肉多,有嚼劲。

老板称好报价,随即手起刀落,将鹅块切

街头巷尾

在南京看雪

□ 陕西商洛南星

生活在北方的我,每年都会踮着脚尖张望,盼望一场雪的到来。翻查日历,感受天气,寻查预报,关注进程。我知道,我在冷风中赶路,雪也是。雪陪伴我走过童年、走过少年、走过青年,一直走到现在。于我而言,雪是寄托,是思念,更是希望。时令已接近年关,我也订了车票,准备着回北方过年。看来在南京,是不会等到雪了,心中难免有些失落。

雨已经连续下了四五天,但从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。黎明时分,从酣梦中醒来。窗外,随风飘舞着片片白色精灵。是雪,是我期盼已久的雪!我欣喜若狂,赶紧奔向户外。雪如柳絮,夹着风,带着雨,细小的雪花在风中没头没脑地乱窜,落在地上,一会儿就没了踪迹。

楼顶上,薄薄的一层,红瓦依然清晰可见;树叶上、草坪上几片雪花懒散地趴在那里,仿佛浴后的西施,穿了层白纱,若隐若现。

临近傍晚,雪花又突然从天而降,肥肥瘦瘦,摇摇摆摆,落在脚下,落在树梢,落满日上班走过的绿道。那轻盈柔弱的身姿,让人感到

四时有景

人物素描

陪祖父猜灯谜

□ 湖南长沙王芝

往事随风